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六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五之一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

公名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通判濟州代還特召試政事堂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遂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公當使會靈辭不拜罷知應天府天雄軍復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仁宗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天聖中宮災出知青州天雄軍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復相出判鄆州寶元元年薨年六十一

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庭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

志不在溫飽

東軒筆錄

公自濟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萊公竒之特召試政事堂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 真宗激賞再三朝論躡之聞記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失聞記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

王之一

八二

李立

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曠公乃

亟被擢用焉

沂公言行錄

公以建昭應宮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藁惟此疏偶存言行錄

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楊性詎諧好嘲誚凡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昌武尤所歎服常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踈

也言行錄

公任審刑日建議違制須親被乃坐未幾外
郡有以具獄讞聞 章聖俾以違制坐之
公奏以制非親被請從違失 上曰若卿
之言自爾無復有違制之罪公遽曰誠如
聖旨自爾亦無復輕議矣 上怡然可其
奏時佐吏趙廓同侍嘗以語人曰廓始聞
王公抗議不覺跼蹐自失後陰察王公未
嘗語於人亦無自得之色

言行錄

公前在政府日請置諫臣以廣言路後公再
出守外藩孔道輔曹脩古皆以言事謫去

五之一

三

卷之三

及公肆覲屢以為言恐杜天下之口

言行錄

寇萊公鎮秦民有搗登聞鼓與訟者 上以
問公公奏曰長安故都民心豪舉若寇準
重官或以訟解則後人何由鎮服矣 上
意釋然但命降詔以諭之

言行錄

公辭會靈使領 真宗疑其自異王欽若從
而擠之會公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
而公使人輦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公
遂罷去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

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又言行錄曰

章聖久不預 莊憲太后欲自臨朝令上居東宮於資善堂決事會公自大名召還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幼非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亟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人遂

無問

王之一

四

李王

初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 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叅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

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
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
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言行錄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
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
後殿朝執政朔望則 皇帝坐前殿朝群
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
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
儀院乃采用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
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

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坐抗
語丁相曰政出幃房斯已國家之否運然
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出群下乎言行錄○又政要所

載與此同但去庶務悉令雷允恭傳奏取旨即下不
覆曾獨奏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 先帝之天下
也非 陛下之天下也奈何使兩宮異位不共天下
之政是壅 主上之聰明絕下情而不使通况官人
傳政亂之始
也餘並同

真宗初上仙公與丁謂同在中書公獨入劄
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
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
書候宰臣叅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負方

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謂聞之愕然自
失由是深憚公矣

東軒
筆錄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
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
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
之遠方時王沂公叅知政事不平之曰責
太重矣謂孰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未
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
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爲
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

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
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
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
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
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
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
及允恭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
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
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

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之於簾前訐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

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

龍川志

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祕書監致仕丁謂卒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東軒筆錄

曹利用既授南陽之命將入謝莊憲慮其詆訐而未有以却之遣中使江德明問公

公亦慮其交惡兩宮遽請傳宣放謝利用
泯默而去初利用恃恩恣橫公每加裁抑
及其得罪公獨極言其枉 太后曰卿常
言利用之非今何為佑之公對曰臣所述
利用侵官弄權慮壞朝廷綱紀今被以不
軌則為枉爾故卒從輕議

言行錄

明肅攝政馬季良聯姻劉氏以非道干進
太后欲擢為龍圖閣待制顧公守正難之
會公移疾數日喻貳政者擢季良且曰王
曾在告當亟行之諸公承順忽遽故季良

八
五十一

八

李立

止以太常丞充職蓋三丞未嘗有預內閣
清職者中外誼傳而公持正之名益重焉

言行錄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
繪事以獻 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
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二十軸
以進焉公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
奭馮元更侍經筵及戴禮終帙公率同列
獻詩以賀後孫公即世馮亦外補公自魏
移洛經塗肆覲復以講席為言

言行錄

天聖中陳堯咨尹京自以先朝初榜狀元未
大用頗缺望常爲誣謗 明肅惑焉公奏
曰臣等職預弼諧敢不心存公正但讒人
罔極不可不察臣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
藥有相使相反惡者而甘草爲國老以其
性能和衆藥故湯劑中不以寒溫多或用
之而班猫有毒相反若同用之則致害人
此其驗也 后即時大悟數日陳有廉車
之命出守於外

言行錄

天聖中揚崇勳帥殿衛日詣中書白事屬微

五之一

九

李止

雨新霽穿泥鞞直登堦公頷之不以常禮
延坐揚退劾奏其罪送宣徽院問狀翌日
奏請傳詔釋之 明肅訝其然公曰崇勳
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奏者柄臣所以振
紀綱寬釋者人主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
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言行錄

王欽若再秉大政屢以宮觀欽奉踈簡不若
昔時爲言 明肅依違未能決公一日於
簾前奏曰天道遠人道邇天禧中靈文降
言 先帝聖壽三萬日時欽若率先慶抃

曰三萬日八十三歲 太后必亦記之後
乃無驗然則今日欽奉之禮自不須過當

欽若赦然而退自爾不復言

言行錄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
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
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

等列耶師魯終身以為媿

魏公別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
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
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徐應之曰

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

然嘆曰真宰相也

魏公別錄○又歸田錄云王沂公方正持重最為賢相嘗

以大巨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公為別公酌酒餞之錢

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

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荅曰相公才

用闕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

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

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

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

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故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杜杞書

公嘗言始叅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

心服

言行錄

五之一

十一

李立

公留守洛師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隣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江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言行錄

公凡更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以備習讀

言行錄

公非聖之書未嘗再覽邪誕之事未嘗致毀亦不之信南都府署之內有神祠頗推靈

恠日有請禱公下車之始即杜其出入之所惟朔望俾牙校致奠訖無他異時訛言有恠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捷戶滅燭蔽匿童稚以黃紙薰炷置門用爲厭勝公聞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爲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至襄邑而止

言行錄

公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

五之一

八十二

李正

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言行錄

公再莅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盡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

言行錄

公前罷叅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咈

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
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
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自容
以是知其偉度矣初公自登朝歷掖垣內
署每謁王公必語及闕政公辭以不在其
位不敢預聞王曰嘻君他日必當重任期
君振舉之耳

言行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
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琦為諫
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

八五之一

八三

李五

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
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

爾琦聞此言益自信也

魏公別錄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
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

一致

言行錄

公自奉甚薄待客至厚於滋味無所偏嗜庖
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乳母盡其
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

言行錄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
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
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
紙其儉德如此

韓莊敏遺事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 明肅
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
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 太后之
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
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 太后曰固
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旣已

五之一

十四

李五

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 太后從
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

東軒筆錄

公資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
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
以私揚文公嘗目之曰王君揚休山立宗
廟器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
不動資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
分地位也

五之二

丞相李文定公

公名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
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知鄆州爲
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以集賢院學士
知永興軍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爲
學士天禧中拜給事中叅知政事 仁
宗爲皇太子命兼賓客拜吏部侍郎同
平章事出知鄆州 仁宗即位 太后
預政貶衡州團練副使起知舒州江寧

五之三

一

李正

河南府 太后崩復入相景祐中出知
亳州召還除資政殿大學士降太常卿
知密州復拜大學士除彰信軍節度使
知天雄軍徙青州以太子太傅致仕薨
年七十七

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
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
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
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
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

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爲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聞見錄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云

李文定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真

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

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

大怒以爲瑋虛張虜勢恐悞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 陛下惜之 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 陛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

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取於鞶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開記

上將立章獻后迪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

五之二

八三

李丰

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爲叅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正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

開記

公在翰林時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公

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
示德澤何必曰借 上悅又言 陛下東
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行宮裁加塗斲
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
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 陛下也
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爲此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
以下皆云劉氏獨置朕於宮中衆知 上
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曰果如何不以
法治之良久 上寤曰無是事也 章獻

五之二

八四

李辛

在帷下聞之由是惡迪

記聞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相執以祈
禳宿內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
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
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
曰王所湏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
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
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聞見錄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
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

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
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
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 上前聲色俱厲
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旣退迪獨留納
劄子 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
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
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
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 上亦無語
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
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

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
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
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
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
惟演即從命旣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
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
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
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旣上謂
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 上前爭議
曰惟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

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
深著於曾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

快之龍川志○又記聞云真宗不豫寇準得罪

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

迪曰鼻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

改聖旨以庇準邪由是二人闕閱更相論奏上命

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

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迪至鄆半歲 真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

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始

五之二 六 李丰

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

刃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

至人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

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

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

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

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祕書監

知舒州 章獻太后上仙迪時以尚書右

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

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

於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記聞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踈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李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李公

八五之三

八七

李平

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僧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旣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叅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

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
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
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
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
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
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
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
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
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
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

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面詰
之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
范諷推治無之王公乃請罪求去蓋呂公
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
博文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
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王公鄆州呂公
亦以節鉞知許州叅知政事宋宣獻蔡文
忠皆罷去李王二公雖以踈短去位然天
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五之三

叅政魯肅簡公

公名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歷濠州定遠尉秀州海鹽令通判河陽天禧元年擢右正言仁宗爲皇太子除兼諭德及即位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居位七年薨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徃徃易服微行飲于其

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

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
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
晚年每爲 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
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 章獻皆用之歸田錄
魯宗道爲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 真宗
稍厭之宗道一日自訟於 上前曰臣在
諫列而諫守臣職也 陛下以數而厭之
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
竊媿之願得罷去 上悅其忠慰勉以遣
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遺

章獻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 太后
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
社稷 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
廟者 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
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
何 帝 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
輦前 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
嫁從夫夫歿從子 太后乃命輦後乘輿
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
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

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爲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及薨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因謚譏之竟改爲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

也
歸田錄

五之四

叅政薛簡肅公

公名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中進士第
歷隰州推官知莆田長水縣徙知興州
入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遷
江淮制置發運使擢三司戶部副使出
知延州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出知
并州改秦州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召
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罷判尚書都
省薨年六十八

八五之四

謝四

薛簡肅公舉進士時摯謁馮魏公首篇有囊
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
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
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
所負者如此東齋記事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 莊憲明肅太后
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
后遂亦請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
理折之從順乃止歐陽公撰墓誌

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

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

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寬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

墓誌

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旣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

側之心也

東齋記事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

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
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
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
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東齋
記事

拜叅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 先帝嘗言卿
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
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
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
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
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

而懼後世譏我也

墓誌

五之四

三

謝

明道二年 莊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
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 太
后必若王服見 祖宗若何而拜乎 太
后不能奪為改他服 太后崩 上見群
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
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
之豈可見 先帝乎 上大悟卒以后服
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

墓誌○又湘山
野錄云 明肅

太后欲以衮冕謁太廟諫疏交上宰臣執議俱不之
聽薛簡肅公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

口奏曰 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
耶女兒拜耶 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公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 真宗時數燕大
臣至有霑醉者公諫曰大臣數被酒無威
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尤善知人范仲淹龐
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
卒如其言云 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時叅
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
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
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
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
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

五之五

叅政蔡文忠公

公名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家萊州
真宗朝舉進士第一通判兗州直集賢
院 仁宗初修起居注兼御史知雜事
入翰林為學士出知河南府徙密州應
天府召為御史中丞擢三司使拜樞密
副使叅知政事出知潁州薨年五十二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州舉進士第
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屈其次祥符八

五之五

李盛

年 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
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
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
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 天
子以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歐公撰行狀○又歸

田錄云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
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
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歌傾鉉乃上屈實取王臣
之威重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皆

以為第一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

日飲醇酎徃徃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
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
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
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
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
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
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澗水燕談。賈同字希德門人

私謚曰存道先生

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爲
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寬

五之五

八二

李彥

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
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
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者之過
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
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
人由是風化大行

行狀

真宗新棄天下 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
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徃
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
歸歎曰吾受 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爲

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
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

狀行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官者羅崇勳
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
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
進崇勳怒讒之太后

狀行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
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
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
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

五之五

八三

李盛

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
宮中

狀行

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
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
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
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
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
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
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

安

狀行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狀行

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卑順

六五之五

八四

李益

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

爲朝廷重

狀行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準姓氏去逆準不書公言於仁宗

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泣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問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

行狀

仲淹自布素從公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色諸父昆弟愛之如

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槩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有孤遺者爲之嫁娶又好學無倦尤以名教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而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兩屋憲

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威有過則彈
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在政府浩然示至
公於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見佞
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
舜爲心與大臣屈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
親踈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賞
爲之平

范文正公
撰墓誌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五之五

